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34

巴勒斯坦问题

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2000-2020 年 C 区的额外限制造成的损失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A/77/15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关于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2000-2020 年 C 区的额外限制造成的损失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20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向大会提交报告，说明以色列的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本报告补充贸发会议提交大会的前几份报告(A/71/174、A/73/201、A/74/272、A/75/310 和 A/76/309)的调查结果。

自 1967 年占领开始以来，以色列执行了在被占领的西岸 C 区和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的长期政策。为了便于扩大定居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在 C 区的经济活动实行了严格限制，超过在西岸 A 区和 B 区实行的限制。占领国以色列将 70% 的 C 区纳入定居点地区理事会的范围，使该地区成为巴勒斯坦发展的禁区。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进入 C 区其余地区仍然严重受限。

占领国施加的各种控制限制西岸 A 区和 B 区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根据两用清单制度禁止进口某些技术和资源，以及各种流动限制和其他限制，这些限制抬高生产成本，损害巴勒斯坦生产者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本报告估计了在 C 区其余地区对巴勒斯坦经济活动的额外限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限制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为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 25.3%，2000-202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损失估计为 500 亿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为 450 亿美元)，约为 2020 年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倍，是同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倍以上。对这种代价进行估计依据的是一种创新、广为认可的方法，该方法利用卫星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记录的夜间灯光亮度。

此外，C 区定居点和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对以色列经济的贡献估计为每年平均 300 亿美元(2015 年不变值美元)，即 2000-2020 年期间巴勒斯坦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倍。换言之，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定居点对以色列经济的累计贡献估计为 6 280 亿美元(2015 年不变值美元)，相当于这一时期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2.7 倍。

要实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可持续发展，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在两国解决方案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领土毗连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全面出入整个 C 区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就要求结束和撤销定居点活动，解除对巴勒斯坦在 C 区内外发展的一切限制。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设想，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久、全面和平。

一. 目标和局限

1. 本报告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编写并提交大会的关于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的前五份报告的补充。本报告补充前几份报告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说明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巴勒斯坦领土所造成的复杂和广泛的经济代价。

2. 本次 2022 年的报告重点阐述以色列占领 C 区造成的经济代价,该地区约占被占领的西岸总面积的 60%。尽管占领也对 A 区和 B 区的巴勒斯坦经济活动施加严重限制,但对 C 区施加的限制更多。本报告估计了对定居点以外的 C 区经济活动施加的这些额外限制造成的代价。对经济活动造成的代价是通过应用一种创新但成熟的方法来估计的,该方法使用卫星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记录的夜间灯光亮度来估计经济活动。

3. 本次估计涵盖 2000-2020 年期间。选择 2000 年作为估计的起点,因为这本应是 1993 年《奥斯陆协定》规定的五年“过渡期”¹ 结束后的第一年。然而,20 多年过去了,上述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安排继续影响着巴勒斯坦人在当地的生活现实,根据国际法属于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继续在 C 区扩大,不仅对 C 区、而且对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生计造成相当大的损害。巴勒斯坦生产商无法获得 C 区的资源,这就预先阻断了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对巴勒斯坦经济的其他部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此外,潜在收入的损失削弱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损害整个经济的发展。²

4. 本报告从两个角度考虑了这些经济代价。第一,报告保守地估计了巴勒斯坦可能承受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如果在西岸 C 区(不包括该地区的定居点,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受到的限制与占领国对 A 区和 B 区的经济活动施加的限制程度相同,这些国内生产总值本可实现。第二,报告估计了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

5. 应当强调的是,本报告中的估计只占 2000-2020 年期间以色列占领 C 区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代价的一小部分。估计既不包括定居点的存在及相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损失的代价,也不包括在 A 区、B 区和 C 区实行的第一层限制造成的代价。这里估计的代价仅涉及对 A 区和 B 区实行的限制之外对 C 区经济活动实行的额外限制。根据贸发会议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记录,在占领给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造成的巨大的总体代价中,这一估计的代价所占的比例甚至更小。

二. 定居点、限制和西岸的分裂

6. 占领国对巴勒斯坦的资源、贸易和人员流动实施严密交织的行政和实际控制。该国声称,这些限制是出于安全原因。在被划分为不同行政区的西岸,阻碍巴勒

¹ 过渡时期是从 1994 年 5 月 4 日签署《关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的协定》之日起的五年期间,用于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达成永久解决方案。

² 见安全理事会第 2334 (2016)号决议。

斯坦人民和货物流动的多级控制体系包括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官僚控制和数以百计的永久和临时检查站、关卡、护墙、路障和壕沟，此外还有隔离墙、定居点的实体存在和维持定居点的基础设施网络。这种严密交织的控制将西岸变成一个由分散的“岛屿”组成的“群岛”，增加了各市镇和各地区之间的旅行距离以及运输成本。这一复杂控制体系的各个要素相互加强，最终助长定居点的扩张。

7. 根据 1993 年《奥斯陆协定》的规定，被占领的西岸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A 区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管理。该区约占西岸总面积的 18%，包括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口。B 区约占西岸总面积的 22%，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受巴勒斯坦民事控制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安全控制。C 区约占西岸面积的 60%，包括所有以色列定居点，完全处于以色列民事和安全控制之下。

8. 《奥斯陆协定》规定，C 区将在 1999 年结束的五年期间内逐步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然而，定居点继续不断扩张，使西岸进一步分裂，不仅对 C 区、而且对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生计造成损害。

9. A 区和 B 区被细分为 166 个互不相连的“岛屿”，被 C 区包围，C 区是西岸唯一相连的部分。尽管 C 区面积最大，拥有价值最高的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矿物、石料、旅游景点和化妆品原料，但巴勒斯坦生产者基本上无法进入该区。隔离墙和定居点加深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在经济、物质、行政和法律方面的分裂(图一)。

10. 1967 年，以色列开始在被占领的西岸建立定居点，近年来定居点的增加使 70% 的 C 区处于其地区理事会的范围之内，并使这一大片土地成为巴勒斯坦人使用和开发的禁区(图二)。巴勒斯坦人出入 C 区其余地区严重受限。本报告估计了在 C 区其余 30% 地区对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实行额外限制造成的经济代价。这些限制便于定居点的建立和扩张，有利于为定居者留出土地和自然资源，并造成一种迫使巴勒斯坦居民离开 C 区的艰难环境。

11. 占领国为促进工业和农业企业提供了大量激励措施，并鼓励数十万以色列公民迁往有补贴的定居点，那里的生活水平平均高于以色列。³

12. 定居者人口从 2000 年的 198 315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311 136 人，2021 年初超过 65 万人。⁴ 然而，安全理事会在多项决议中都强调了定居点和以武力获取领土的非法性。安理会第 2334(2016)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并阻碍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³ B'Tselem -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is is ours, and this, too: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2021. 可查阅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202103_this_is_ours_and_this_too。另见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动态”，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TD/B/EX(71)/2)，2021 年 9 月 20 日，第 41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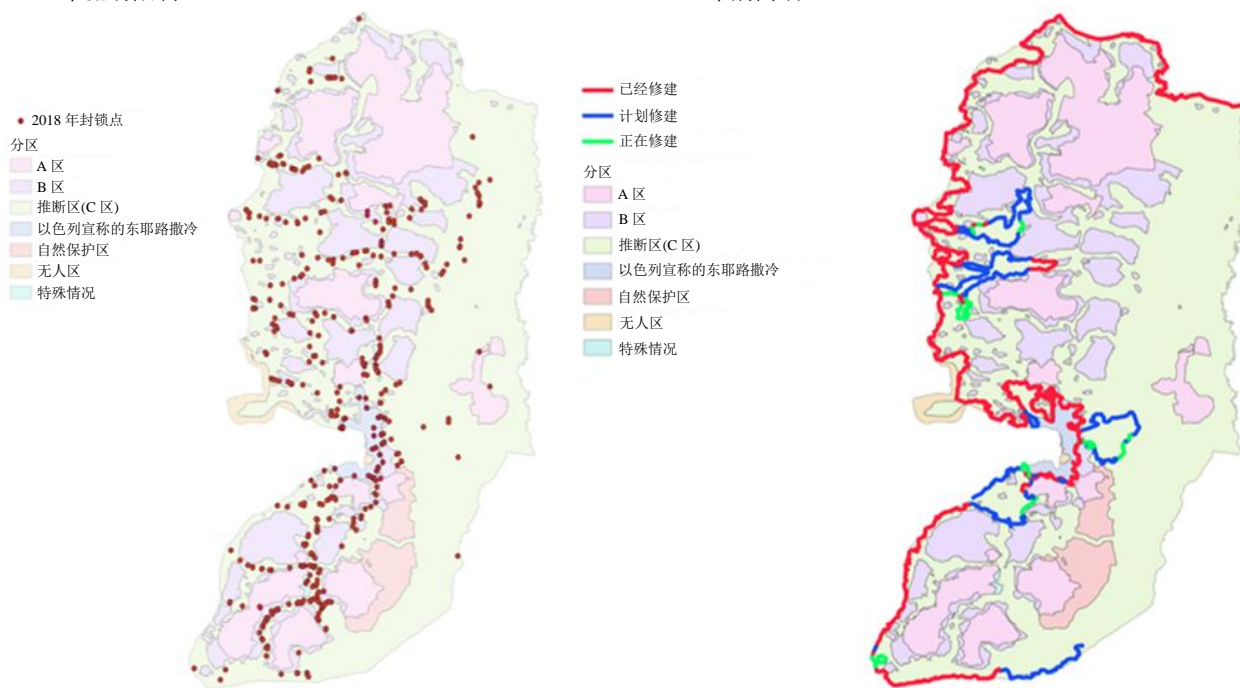
⁴ 同上。

图一

流行限制(2018年)和隔离墙(2017-2018年)

2018年流动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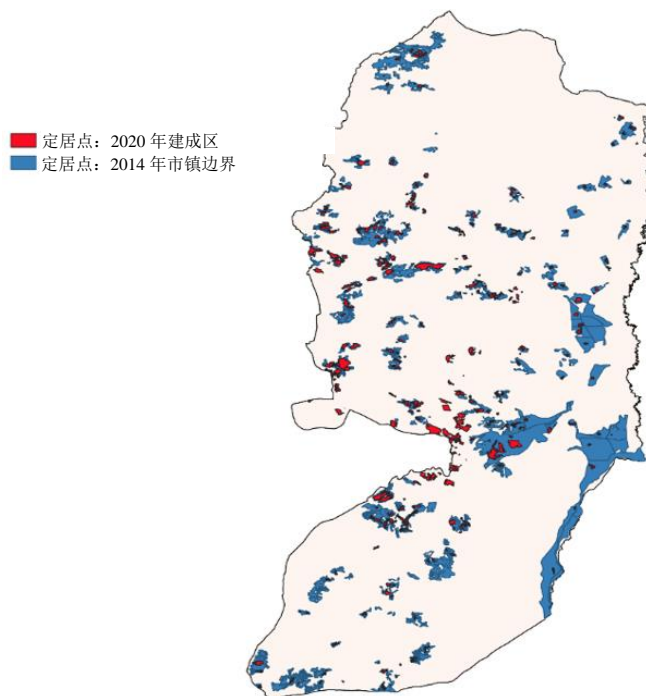
2017-2018年隔离墙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图二

以色列定居点：建成区(2020年)和市镇边界(2014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13. 占领国通过定居点以及支持和补贴相关的住宅和农业活动，侵占包括水在内的巴勒斯坦自然资源，同时限制巴勒斯坦农民打井和获得所需水资源的能力。⁵

14. 定居点创造了一种剥夺架构，确定了巴勒斯坦人不能使用的土地和道路、隔离墙的路线和检查站的位置，并以其他方式限制包括工人在内的巴勒斯坦民众和货物的流动。巴勒斯坦人和定居者在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内没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点尤其得到不同法律的证明，在获得生产要素、土地、道路、基础设施、水资源和基本服务方面的不平等也证明了这一点。⁶

15. 在被占领的西岸还在建立“前沿定居点”。在 2021 年上半年，有 150 个前沿定居点，主要用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即使根据以色列法律，前沿定居点也是非法的，但有些前沿定居点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手段得到公开的、国家的支持。⁷ 他们往往被纳入为定居点服务的基础设施网络，使他们能够获得水和电等重要服务。一些边远地区的定居者可以获得抵押贷款和接通公路，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学校和其他设施。一旦设立前沿定居点，占领国就以追溯方式将其中一些正规化，将其归入正式定居点。2020 年，推出了以追溯方式将 4 个前沿定居点认可为现有定居点“居民区”的计划。⁸

16. 另一个损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经济的因素是以色列于 2002 年开始在西岸建造“隔离墙”。隔离墙深深地侵入巴勒斯坦土地：85%的隔离墙将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而不是国际公认的 1967 年以前的边界(绿线)沿线。其结果是，完工后隔离墙的长度将达到 712 公里，是绿线(320 公里)长度的两倍多。因此，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的 9.4%(527 平方公里)现在位于隔离墙和绿线之间的“接合区”(图一)，对该地区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⁹

17. 国际法院在大会要求发表咨询意见后，提出了关于隔离墙的法律立场。国际法院认为，占领国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及其有关制度违反国际法，¹⁰ 这种夺取土地的做法给巴勒斯坦工业和农业带来的损失构成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

⁵ Marco Allegra and Erez Maggor, “The metropolitanization of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West Bank as a strategy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92. No. 2 (January 2022), 102513.

⁶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以色列第十七至第十九次合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RD/C/ISR/CO/17-19)，2020 年 1 月 27 日。

⁷ Peace Now, “From de jure to de facto annexation: 2020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report”, March 2021. 可查阅 <https://peacenow.org.il/en/settlement-construction-report-2020>。

⁸ 同上。

⁹ B’Tselem, “The Separation Barrier”, 11 November 2017. 可查阅 www.btselem.org/separation_barrier。

¹⁰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6 页，第 163 段。

18. 被占领的西岸的定居点、前沿定居点和隔离墙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沉重的经济代价，剥夺他们不可剥夺的发展权，巩固占领，并预先阻止有意义、可持续的两国解决方案。

19. 国内经济受到限制，缺少就业机会，迫使大量巴勒斯坦工人到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内的定居点寻找工作。近年来，这种对于在以色列经济中就业的依赖性加剧。除了一小部分人在信息技术和卫生部门就业外，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在建筑和农业等不同部门作为非技术工人就业。到 2022 年初，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就业的巴勒斯坦人达到 15.3 万人，占西岸就业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就业为西岸工人创造大量收入，他们每年的收入接近 30 亿美元，约为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从而促进巴勒斯坦经济所有部门的总需求。¹¹

20. 然而，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就业的巴勒斯坦人缺乏社会保护，并在许可证制度下受到对他们行使不当权力的中间人和雇主的剥削。¹²

21. 实证研究表明，在以色列和定居点就业对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各种不利影响。¹³ 这种情况会削弱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减少某些部门的技能供应，提高国内工资，但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从而损害巴勒斯坦经济的竞争力。此外，就业不可预测、不稳定，而且对政治和安全危机极为敏感。不能以此作为替代，不为振兴巴勒斯坦劳动力市场解除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所有经济限制。

三. 以往对占领的经济影响的估计

22. 除了准备提交大会的报告外，贸发会议还编写了一系列关于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涉及诸多广泛的问题，包括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展权的影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的经济代价以及巴勒斯坦财政资源流失到以色列的问题。以下简要概述对占领所造成的代价的一些定量评估。

23. 贸发会议(2021 年)评估了占领国在 2000 年 9 月第二次起义爆发后实施的限制和封锁政策对被占领的西岸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的相关代价。研究估计，如果这些限制不那么严苛，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会比实际水平高出 35%，从而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加 580 亿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相当于 2019 年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 4.5 倍，或 2019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¹¹ 世界银行，“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经济监测报告”，2022 年 5 月。

¹² 国际劳工组织，《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工人状况》，(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20 年)。

¹³ Johanes Agbahey, Khalid Siddig and Harald Grethe, “Access to Israeli labour markets: effects on the West Bank economy”, 2016.

倍。如果没有这些限制，2004 年西岸的贫困率可能为 11.7%，是实际贫困率 35.4% 的三分之一。¹⁴

24. 贸发会议(2020 年)评估了以色列长期封锁以及经济和行动限制对加沙贫困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报告估计，这些因素和军事行动造成的累计经济代价为 167 亿美元(按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相当于 2018 年加沙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倍，或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107%。此外，加沙的贫困率在 2017 年本可为 15%，而不是实际的 56%。¹⁵

25. 贸发会议(2019 年)审查了加沙和 C 区未实现石油和天然气潜力导致的经济代价；审查涉及位于被占领的西岸 C 区内由以色列开采的 Meged 油田和天然气田。据估计，其石油储量约为 15.25 亿桶，此外还有一些天然气。Meged 油田的潜力在每天 375 至 534 桶之间。¹⁶

26. 贸发会议(2019 年)评估了巴勒斯坦财政资源流失到占领国国库的情况。大部分流失源自被占领的西岸，根源在于《经济关系议定书》(《巴黎议定书》)所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之间的不对称经济关系。¹⁷ 该研究估计，2015 年巴勒斯坦的财政损失为 17 亿美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 13.1%。此外，2000-2017 年期间累计财政流失和损失总额估计为 56 亿美元，相当于 2017 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39%。加上同期财政流失的累计利息(10 亿美元)，累计总额增至 66 亿美元。

27. 对巴勒斯坦人行动的限制使巴勒斯坦所有主要居民点之间的旅行时间增加了 51%，旅行时间延长的累积经济代价巨大。例如，在修建隔离墙之前，巴勒斯坦人从拉马拉到希布伦，要经过东耶路撒冷，行程 50 公里。限制导致行程延长到 80 公里，再加上检查站，使平均旅行时间增加了一倍，从 55 分钟增加到 107 分钟。据估计，由于行程加长和程序限制导致巴勒斯坦劳动力的流动延误，每年给经济造成 2.74 亿美元的损失，即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7%。行程加长和车辆在关卡和检查站的延误所造成的环境代价不言而喻。¹⁸

28. 世界银行(2013 年)评估了被占领的西岸受到封锁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封锁大大降低了就业可能性、时薪和工作天数，同时增加了每天的工作小时数。这一影响主要是由企业盈利能力和劳动力需求下降造成的。仅检查站一项就使西岸经济至少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此外，在离某地 1 分钟的地点设置检查

¹⁴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西岸的发展停滞和贫困”(UNCTAD/GDS/APP/2021/2 和 Corr.1)，2021 年 12 月。

¹⁵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受封锁的加沙的贫困化”(UNCTAD/GDS/APP/2020/1)，2020 年 12 月。

¹⁶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未实现的石油和天然气潜力”(UNCTAD/GDS/APP/2019/1)，2019 年。

¹⁷ 贸发会议，“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经济代价：累计财政代价”(UNCTAD/GDS/APP/2019/2)，2019 年。

¹⁸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 - Jerusalem,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Israeli movement restric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people and goods in the West Bank”, 2019. 可查阅 www.arij.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mobility_2019.pdf。

站，会导致就业的可能性降低 0.41 个百分点，时薪降低 6.3 个百分点，工作天数减少 2.6 个百分点。¹⁹

29. 世界银行(2018 年)得出结论认为，仅适度消除路障，改善 10% 的市场准入，就能使被占领的西岸的当地产出增加 0.6%。此外，如果没有路障，西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比观察到的水平增加 6.1%；²⁰ 如果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其他限制，到 2025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增长率将增加两倍。²¹

30. 世界银行(2013 年)估计，如果取消对巴勒斯坦生产商的限制，仅潜在的额外产出收益每年就将达到至少 22 亿美元，即 2011 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23%。²²

四. 方法：夜间灯光亮度与经济活动

A. 经济分析中的夜间灯光亮度

31. 夜间灯光亮度是一种计量地球上可见的夜间光的方法，通过外太空的卫星记录。夜间灯光亮度在经济分析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因其能够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因此，在经济数据贫乏的国家和没有这种数据的地区和分区，最近越来越多地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来估算国内生产总值。

32. 在本报告中，地球上特定地区的夜间灯光亮度的计量通过对该地区像素级夜间灯光亮度值取平均值来获得。²³ 测量单位为光亮度，等于每平方厘米每球面度的纳瓦数($\text{nWcm}^{-2}\text{sr}^{-1}$)。对于一个特定地区，夜间灯光亮度通常表示为特定时期的平均值：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以下分析中使用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宇航局)。²⁴

33. 2012 年，Henderson、Storeygard 和 Weil 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率先将夜间灯光亮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替代指标。²⁵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制定了一个统计框

¹⁹ Massimiliano Cali 和 Sami H. Miaari, “流动限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西岸的证据”，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6457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3 年 5 月)。

²⁰ Roy van der Weide 等, “巴勒斯坦经济增长道路上的障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8385 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8 年 3 月)。

²¹ 世界银行,《释放巴勒斯坦经济的贸易潜力：改善巴勒斯坦贸易和经济成果的近期措施和长期愿景》。ACS22471 号报告(华盛顿特区，2017 年)。可查阅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057?locale-attribute=fr>。

²² Orhan Niksic、Nur Nasser Eddin 和 Massimiliano Cali,《C 区与巴勒斯坦经济的未来》(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4 年)。

²³ 卫星夜间灯光亮度图像由按行和列排列的像素组成。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决定了既定像素的大小。每个像素存储一个夜间灯光亮度值并有一个地理定位。

²⁴ 夜间灯光亮度年度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宇航局)“Black Marble”年度产品(VNP46/VJ146)。美国宇航局根据可见红外成像辐射计套件(VIIRS)日/夜波段(DNB)传感器数据的最新应用生成该产品。“Black Marble”的年度夜间灯光亮度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15 角秒，可提供 2012 年 1 月至今的数据。这些数据去除了云污染，并且对大气、地形、植被、雪、月球和杂散光的影响进行了校正。详细信息见 <https://blackmarble.gsfc.nasa.gov>。

²⁵ J. Vernon Henderson, Adam Storeygard and David N. Weil, “Measur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outer spa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2 (April 2012), pp. 994 - 1028. 这一开创性研究发表 10 年来，已被 880 多篇学术论文引用。

架，以便利用夜间灯光的卫星数据改进官方收入计量，特别是在国民收入账户不佳的国家。随后又进行了许多其他研究，目的是量化夜间灯光亮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²⁶ 利用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弹性，夜间灯光亮度也被用来预测国内生产总值或增长率。²⁷ 近年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多份研究报告，使用夜间灯光亮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替代指标。²⁸⁻²⁹

34. Levin 等人(2020 年)指出了夜间灯光亮度相对于官方统计数据的主要优势：夜间灯光亮度允许在地理单位分列级别估计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存在或质量差的情况下。³⁰ 这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对本报告所作的分析，具有极大相关性，因为通过夜间灯光亮度，可以分别估计 C 区、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西岸其他地方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可分列排除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方的定居点产值后的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

B. 西岸夜间灯光亮度趋势：定居点及 A 区、B 区和 C 区

35. 2012-2020 年期间，整个被占领的西岸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要比西岸其他地区高得多(图三)。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定居点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约为 $16 \text{ nWcm}^{-2}\text{sr}^{-1}$ ，2012 年至 2020 年呈上升趋势。如果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年平均夜间灯光亮度略低，但仍相对较高，超过 $10.4 \text{ nWcm}^{-2}\text{sr}^{-1}$ 。此外，仅这些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就约为整个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两倍，整个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约为 $5.2 \text{ nWcm}^{-2}\text{sr}^{-1}$ 。这种巨大的差异表明，以色列定居点和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

36. 此外，数据表明，2012 年至 2020 年期间，A 区、B 区和 C 区在夜间灯光亮度的增长和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图四)。图四的右图显示，2012 年至 2020 年，整个 C 区(包括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从 4.8 增加到 $5.9 \text{ nWcm}^{-2}\text{sr}^{-1}$ 。这一夜间灯光亮度增长水平与不包括定居点的 C 区的增长水平相比，要强劲得多。在后一种情况下，年均夜间灯光亮度从 3.5 增长到 $4.5 \text{ nWcm}^{-2}\text{sr}^{-1}$ 。

37. 2012-2020 年期间，西岸所有三个地区的夜间灯光亮度都有所增加，但与 A 区和 B 区相比，C 区的夜间灯光亮度增长水平最低，A 区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增

²⁶ 例如，Pinkovskiy 和 Sala-i-Martin(2016 年)通过与夜间灯光亮度进行比较，评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调查手段的相对质量；Storeygard(2016 年)研究了运输成本对夜间灯光亮度所代表的城市经济活动的作用；Alesina、Michalopoulos 和 Papaioannou(2016 年)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来研究种族不平等问题；Henderson 等人(2016 年)研究了夜间灯光亮度所代表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²⁷ 弹性衡量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1 个百分点时夜间灯光亮度的百分比变化，反之亦然。

²⁸ 胡颖尧和姚佳雄，《点亮经济增长》，基金组织工作文件，第 19/77 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Mark Roberts，“使用夜间灯光跟踪应对 COVID-19 危机的经济活动：摩洛哥的案例”，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 9538 号(2021 年 2 月)。

²⁹ 胡颖尧和姚佳雄(2019 年)发现，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对于衡量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水平最为有用，因为这些国家传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通常不精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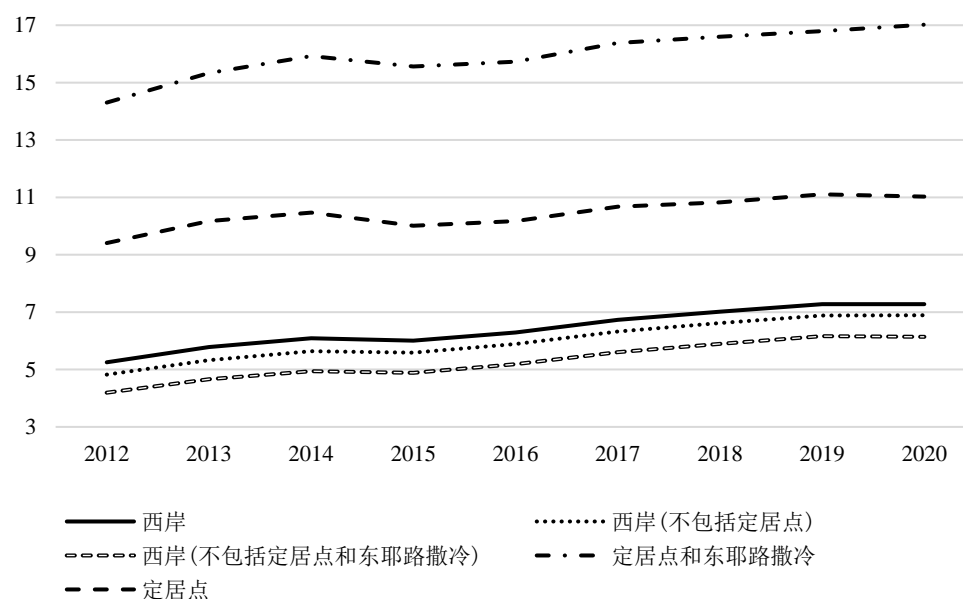
³⁰ Noam Levin and others, “Remote sensing of night lights: a review and an outlook for the future”,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vol. 237 (February 2020), 111443.

长水平最高(图四左图)。如果将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从 C 区的夜间灯光亮度中去除, C 区与 A 区和 B 区之间的夜间灯光亮度差距就更大。

38. 图五显示了西岸三个行政区的夜间灯光亮度趋势, 其中不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夜间灯光亮度, 也不包括被占领的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2012-2020 年期间, C 区(不包括该区的定居点, 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比 A 区和 B 区低 46%。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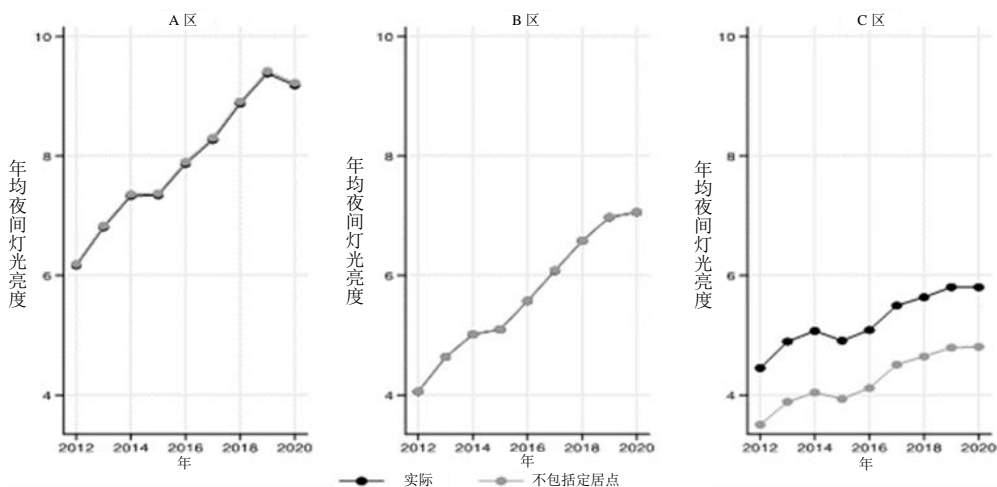
2012-2020 年被占领的西岸不同地区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趋势($nWcm^{-2}sr^{-1}$)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根据美国宇航局 Black Marble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和其他资料来源计算。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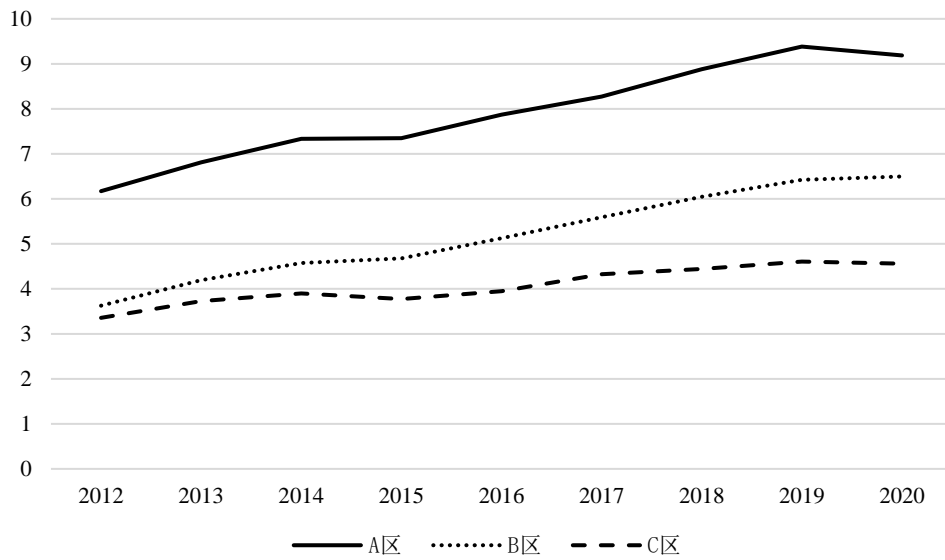
2012-2020 年 A 区、B 区和 C 区夜间灯光亮度趋势($nWcm^{-2}sr^{-1}$)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根据美国宇航局 Black Marble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和其他资料来源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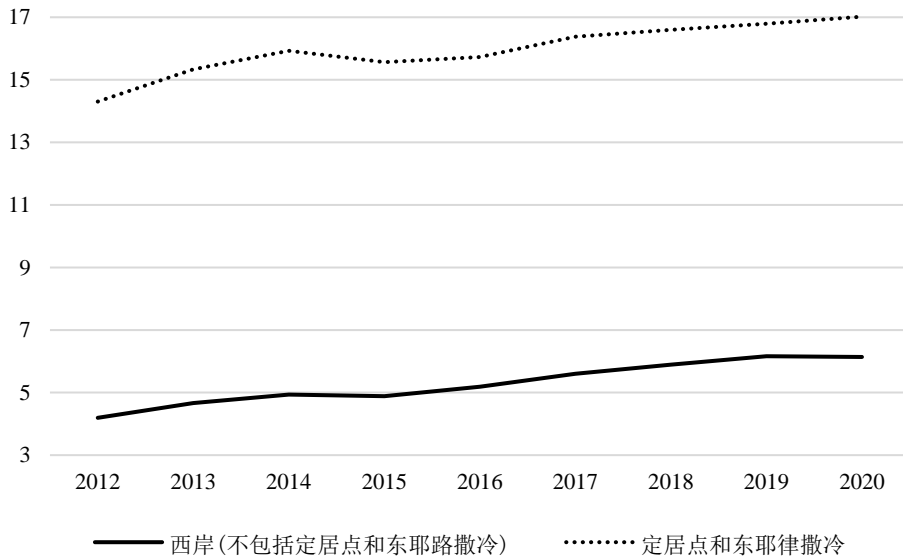
注: 对 A 区和 B 区而言, 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叠。

图五
被占领的西岸：A 区、B 区和 C 区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nWcm^{-2}sr^{-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美国宇航局 Black Marble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和其他资料来源计算。
注：C 区的夜间灯光亮度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灯光。

图六
被占领的西岸，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nWcm^{-2}sr^{-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美国宇航局 Black Marble 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和其他资料来源计算。

39. 在巴勒斯坦控制下的地区(包括被占领的西岸，不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和在以色列完全控制下的地区(C 区、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那些以色列定居点)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40. 如图六所示，这种差异巨大，意味着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经济活动水平与巴勒斯坦控制下的地区相比差距悬殊。2000-2020 年期间，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部分控制下的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从 4.2 增加到 6.1 $\text{nWcm}^{-2}\text{sr}^{-1}$ 。与此同时，在占领国控制的地区，年均夜间灯光亮度从 14.1 增加到 17 $\text{nWcm}^{-2}\text{sr}^{-1}$ 。在巴勒斯坦控制下的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是在以色列完全控制下的地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地区的经济活动比占领国控制地区的经济活动弱得多。

五. C 区定居点和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代价和经济规模

41. C 区约占被占领的西岸面积的 60%。C 区是西岸唯一毗连的地区，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此外，还拥有巴勒斯坦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地理空间。C 区的边界现在包括以色列定居点，并通过封锁点和隔离墙得到加强。定居点的不断扩张剥夺巴勒斯坦人在 C 区的大片土地，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

42. 本节估计占领 C 区造成的部分经济代价，即奥斯陆过渡时期(1994-1999 年)结束以来，由于无法以与 A 区和 B 区同样速度开发位于以色列定居点地区理事会边界之外、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 C 区 30%的地区，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蒙受的潜在损失。必须指出，所计算的代价没有假设拆除定居点、巴勒斯坦人全面出入 C 区或取消对 A 区和 B 区的任何限制，而只是假设在 C 区 30%的有关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发展的限制程度与以色列在 A 区和 B 区实行的限制程度相同。因此，本节只估计对 C 区巴勒斯坦经济活动施加的超过 A 区和 B 区的额外限制造成的代价。

43. 在作出这一部分估计之后，还估计了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作为占领和控制 C 区和东耶路撒冷资源的直接结果，定居点对以色列经济的累积贡献。

A. 占领 C 区造成的某些方面的经济代价

44. 第五.A 节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在 2000 年，西岸 C 区 30%的地区在受到与 A 区和 B 区同等程度的经济限制(这些限制很严重，但仍不如 C 区严苛)的同时供巴勒斯坦扩展和发展，情况会怎样？因此，第五.A 节提供占领 C 区造成的经济代价的指标，并估计由于 1999 年过渡时期结束后(原本预计届时永久解决冲突，结束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及加沙的占领)对 C 区施加额外限制而未能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水平。

45.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编制的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官方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是在国家一级编制的，只在西岸和加沙一级分列。然而，如前所述，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来估计更小的地理单位分列级别的经济活动，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46. 图五显示了西岸各行政区的夜间灯光亮度趋势，其中 C 区不包括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夜间灯光亮度。2012-2020 年期间，C 区这一部分的平均亮度比 A 区和 B 区低 46%。

47. 本节通过使用夜间灯光亮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替代指标，并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弹性，估计对 C 区施加的额外限制造成的代价。为此，根据保守的假设提出了一种反事实设想情景，即如果 C 区受到与 A 区和 B 区相同程度的限制，C 区的巴勒斯坦经济发展水平就会与 A 区和 B 区的发展水平相当。该假设意味着，在 2012-2020 年样本期间，C 区的平均夜间灯光亮度(每单位面积)将等于 A 区平均夜间灯光亮度和 B 区平均夜间灯光亮度的均值。³¹

48. 因此，将 A 区平均夜间灯光亮度和 B 区平均夜间灯光亮度的均值应用于 C 区，并假设 C 区定居点以外、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地区的实际平均夜间灯光亮度完全来自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事实是，这种夜间灯光亮度数据反映定居者和其他以色列人的活动，这表明这样的假设将导致所估计的代价存在被低估的偏差。这种偏差将加强对限制 C 区巴勒斯坦发展所造成的经济代价所作估计的保守性。

49. 被占领的西岸 A 区、B 区和 C 区的夜间灯光亮度加权平均数是以 A 区、B 区和 C 区的各自大小作为权重计算的。图七比较了西岸的实际平均夜间灯光亮度与根据反事实设想情景推出的反事实加权平均夜间灯光亮度。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未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指标。结果显示，每年的反事实夜间灯光亮度平均比西岸的实际夜间灯光亮度高 28%。

50. 根据 Henderson、Storeygard 和 Weil(2012 年)制定的方法，利用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弹性来估计反事实设想情景下未实现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收益。通过使用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和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被占领西岸的弹性估计为 0.903。这意味着，平均夜间灯光亮度每增加 1%，国内生产总值相应会增加 0.903%。³²

51. 将这一弹性应用于实际夜间灯光亮度和反事实夜间灯光亮度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估计 C 区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受到额外限制所造成的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损失。这一方法表明，如果巴勒斯坦在 C 区 30% 的地区的经济活动受到与占领国对 A 区和 B 区施加的同样程度的限制，西岸经济的规模将比观察到的规模大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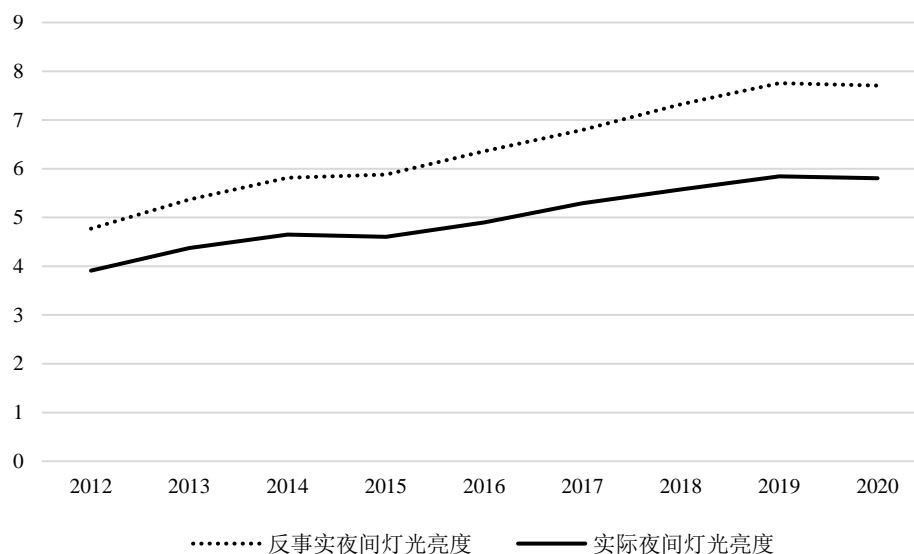
52. 2000-2020 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损失达 450 亿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或以 2020 年美元计算为 500 亿美元(图八和表 1)。这相当于 2020 年被占领的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倍左右，是同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倍以上。

³¹ A 区和 B 区是最好的比较对象，可以用来确定如果允许巴勒斯坦人在受到同等程度限制的情况下开发 C 区，C 区的巴勒斯坦经济活动本来应会是何种水平。A 区和 B 区的实际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是由经济活动和人口密度推动的，因为巴勒斯坦人被允许在某种程度上开发这些地区，而 C 区基本上是禁区。这就是分析的全部意义。

³² 弹性计算公式为 $X = Y(\beta) + C$ ，其中 X 为季度夜间灯光亮度， Y 为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β 为弹性。重新排列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 $\log(Y) = 1/\beta * \log(X) + \log(C)$ 。因此，根据该方程，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弹性等于 $1/\beta$ ，即 $1/1.108 = 0.903$ 。

图七

2012-2020 年被占领的西岸实际夜间灯光亮度和反事实夜间灯光亮度估计数
($\text{nWcm}^{-2}\text{sr}^{-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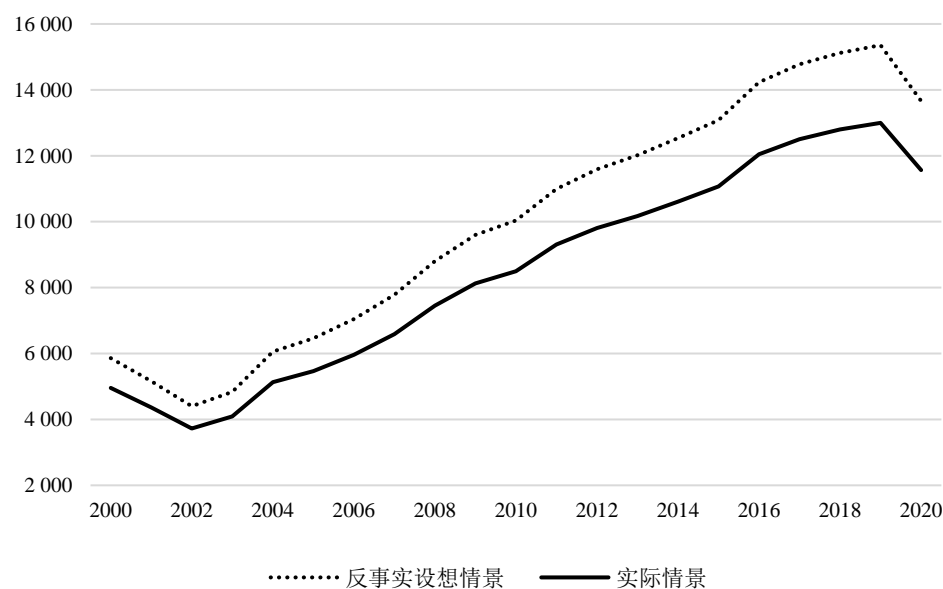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的计算。

注：不包括 C 区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也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夜间灯光亮度。

图八

被占领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数：2000-2020 年实际情景和反事实设想情景

(百万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的计算。

表 1
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2020 年实际和反事实估计数

(百万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

年份	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	反事实 国内生产总值	差异
2000	4 958	6 214	1 256
2001	4 366	5 472	1 106
2002	3 725	4 668	944
2003	4 091	5 127	1 036
2004	5 129	6 428	1 299
2005	5 469	6 854	1 385
2006	5 962	7 472	1 510
2007	6 588	8 256	1 669
2008	7 451	9 339	1 888
2009	8 126	10 185	2 059
2010	8 496	10 648	2 152
2011	9 306	11 663	2 357
2012	9 810	12 295	2 485
2013	10 172	12 749	2 577
2014	10 610	13 298	2 688
2015	11 072	13 877	2 805
2016	12 046	15 098	3 052
2017	12 506	15 673	3 168
2018	12 797	16 039	3 242
2019	12 999	16 292	3 293
2020	11 564	14 494	2 929
共计	177 243	222 143	44 899
共计(以 2020 年美元计算)			49 91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的计算。

B. C 区定居点和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经济规模

53. 第五. A 节从占领国在定居点以外施加的额外限制方面，评估了占领 C 区造成的部分代价。第五. B 节通过评估 C 区定居点对以色列经济的贡献，提供一些说明这些定居点的存在所造成的代价的指标。为此，本节估计了 2000 年至 2020 年期间占领国利用巴勒斯坦土地和自然资源在这些定居点创造的国内总产值。

54. 在巴勒斯坦人在 C 区的开发或投资面临严重限制的同时，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多项决议，但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的长期政策仍在继续。截至 2021 年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 280 多个定居点，居住着 44 万多名以色列公民(不包括东耶路撒冷)。³³

³³ B'Tselem, "This is ours, and this, too: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2021). 可查阅 www.btselem.org/publications/202103_this_is_ours_and_this_t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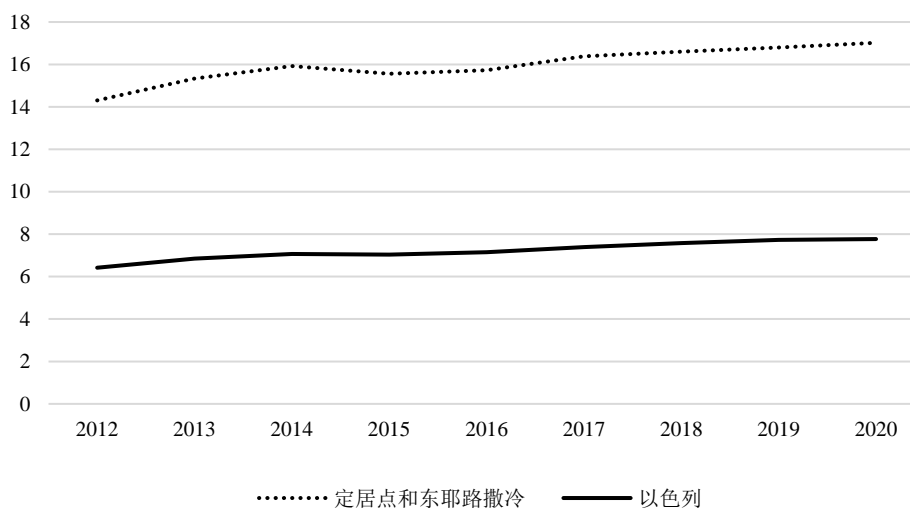
55. 以色列政府向定居者和创业者提供慷慨的奖励，特别是从巴勒斯坦人手中获取的价格过低的土地、降低投资者的土地费、税收优惠、住房优惠、商业补贴、工业区补贴和就业补贴。³⁴ 在一些地区，公司缴纳的税率是在以色列缴纳的三分之一。为农业合作社接纳新的农户提供慷慨支助；在一些地区，对农户免征雇用移民工人的税费；新农户获得最高 307 000 美元的财政补贴，以及每群牲畜最高 25 000 美元的露天放牧补贴。³⁵ 此外，以色列政府鼓励重要学科的教师迁往指定的国家优先考虑地区，为他们提供数年最高 70% 的加薪。这种奖励和优惠导致工业区显著扩张，农业生产投资显著扩大。截至 2019 年，C 区共有 11 个以色列工业综合区。各种奖励措施促使数十万以色列公民迁往被占领的西岸受补贴的定居点，那里的生活水平高于以色列目前的生活水平。³⁶

56. 由于 C 区定居点经济活动扩大，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 C 区定居点的夜间灯光亮度是以色列的两倍(图九)，表明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定居点产生的人均国内总产值高于以色列。

57. 因此，可以利用以色列报告的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人口在以色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保守地估计同样是以色列报告的、可归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限。这可以通过假设两个地区人口对 GDP 的相对贡献相同来实现。虽然这可能低估了东耶路撒冷和这些定居点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但确实为评估占领和定居点活动的经济层面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标。

图九

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定居点与以色列的年均夜间灯光亮度($\text{nWcm}^{-2}\text{sr}^{-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美国宇航局“Black Marble”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计算。

³⁴ 另见贸发会议，“关于贸发会议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动态”(TD/B/EX(71)/2)，2021年9月，第40段。

³⁵ B'Tselem, “This is ours, and this, too: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2021).

³⁶ 同上。

表 2
2000-2020 年以色列与定居点^a和东耶路撒冷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估计数

(十亿美元，以 2015 年不变值美元计算)

年份	以色列实际 国内生产总值	以色列 人口 ^b	东耶路撒冷和 定居点人口 (占总数的百分比)	东耶路撒冷和 定居点的 国内生产总值
2000	180.80	6 289 000	11.0	19.8
2001	180.98	6 439 000	11.0	19.9
2002	180.63	6 570 000	11.0	19.9
2003	182.70	6 689 700	11.1	20.3
2004	191.68	6 809 000	11.2	21.4
2005	199.65	6 930 100	11.2	22.4
2006	211.19	7 053 700	11.3	24.0
2007	224.07	7 180 100	11.5	25.7
2008	231.82	7 308 800	11.6	26.9
2009	234.47	7 485 600	11.5	26.9
2010	247.80	7 623 600	11.6	28.7
2011	261.54	7 765 800	11.7	30.5
2012	268.92	7 910 500	11.8	31.8
2013	281.77	8 059 500	11.9	33.6
2014	293.39	8 215 700	11.9	34.8
2015	300.08	8 380 100	12.0	36.0
2016	313.47	8 546 000	12.1	37.8
2017	327.19	8 713 300	12.1	39.7
2018	340.22	8 882 800	12.2	41.5
2019	353.06	9 054 000	12.3	43.4
2020	345.46	9 216 900	12.4	42.9
共计				627.8
共计(以 2020 年美元计算)				851.7

资料来源：国内生产总值资料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东耶路撒冷人口资料来自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定居点人口资料来自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

^a 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定居点(包括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人口。

^b 包括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人口。

58. 表 2 显示，2000-2020 年期间，以色列、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人口加在一起的总和从 630 万增加到 920 万，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人口占比从 2000 年的 11% 增加到 2020 年的 12.4%。占领国在东耶路撒冷和这些定居点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是通过将东耶路

撒冷和这些定居点在该国人口中的占比乘以以色列报告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来估计的。³⁷

59. 据估计, 2000年至2020年期间以色列通过占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C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至少为6280亿美元(2015年不变值美元), 以2020年美元计算为8520亿美元。2021年, 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定居点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现值美元计算估计为410亿美元, 即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227%。以色列在C区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利用巴勒斯坦土地和自然资源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规模, 是定居点的存在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代价的一个指标, 表明结束对C区的占领将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成倍实现经济增长。

六. 结论和建议

60. 以色列的多级控制体系对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发展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对巴勒斯坦经济活动的限制在C区非常明显, 但绝不仅限于C区。加沙仍然处于封锁之下, 封锁已经破坏其经济, 重创其生产基础。由于巴勒斯坦民众没有本国货币, 他们主要使用以色列新谢克尔, 其汇率与巴勒斯坦经济的需要和发展水平并不相符。汇率是任何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决定因素之一。由于以色列新谢克尔相当于巴勒斯坦生产商的竞争力而言过于坚挺, 可能会推动高水平的进口, 削弱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创造。

61. 在C区30%的地区对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实行额外限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为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2000-2020年期间的累计损失估计为2020年西岸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这些估计数极为保守, 应被解读为仅占占领C区所造成的总经济代价中一小部分的下限指标。

6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建议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承担国际法规定的责任, 并采取以下行动:

(a)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34(2016)号决议, 终止和撤销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定居点活动,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重申, 建立这些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公然违反国际法”, 严重阻碍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并阻碍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b) 在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之前, 解除对C区巴勒斯坦经济活动的所有限制, 并允许巴勒斯坦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解除这些限制将为巴勒斯坦经济提供急需的经济和自然资源基础, 促进发展和扭转目前社会经济日益贫困的趋势。

63. 此外, 会员国不妨考虑以下几点:

(a)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尽一切必要努力结束占领, 扭转以色列占领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不断加剧的巨大经济代价;

³⁷ 将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的人口数字乘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将得出同样的结果。

(b) 占领造成的代价对资源调动构成巨大挑战。巴勒斯坦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远远大于其可支配的资源和有限的政策空间。巴勒斯坦民族可以追求自给自足，但这在占领之下无法充分实现。在结束占领之前，为了避免尖锐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必须扭转外国援助方面持续的不利趋势，加强捐助方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以缓解占领造成的不利社会经济条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c) 要执行大会第 75/20 号决议第 9 段，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个系统、循证、全面和可持续的框架，以评估占领造成的代价并向大会报告结果。建立这样一个框架需要获得额外资源。

64. 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尽管在建国过程中可能必不可少，但不能取代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利。联合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包括第 242(1967)、338(1973)、1397(2002)、1515(2003)、1850(2008)、1860(2009)和 2334(2016)号决议，继续努力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结束始于 1967 年的占领，建立一个主权、民主、有生存能力和领土毗连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在以 1967 年前边界为基础的公认边界内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只有实现两国在和平、安全、相互承认中毗邻共存，以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通过谈判永久解决所有最终地位问题的愿景，才能实现两国人民的合理愿望。